



点 滴

资源与成功

□ 佚名

一射击运动员，开始教练每天给他300发子弹，他训练漫不经心，成绩无法提高。后来教练改变方法，每天只给一发子弹，没射中靶心不准离开，从此他训练变得格外认真。

这名运动员后来获得了奥运会射击冠军，他叫鲍格丹诺夫。成功并不在于你手中有多少资源，而在于你如何利用你的资源。

——摘自《经济日报》

善言与善行

□ 巴尔塔莎·葛拉西安

区别善言与善行之人，就如同区别你的朋友是看重你本身，还是看重你的地位。有恶言，即使无恶行，也已经很恶劣了；但如果是无恶言而有恶行，则更加令人不齿。

言语就像过眼云烟一样，不能使我们果腹。礼仪也只是文雅的装饰，我们不能依靠其度日。用镜子来捕捉鸟雀，只不过是一个美妙的幻想。只有那些虚荣之人才会满足于空泛的言辞。言语要实现其价值，就必须进行实践。那些没有树心的树木只长树叶而不结果实。人们要分清哪些树能够结出果实，哪些树只能用来遮阴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拥有与失去

□ 周牧辰

拥有与失去是一对反义词，拥有时不珍惜就很容易失去。

比如，有些人不珍惜拥有的健康，胡吃海喝，熬夜折腾，最后酿成大病，悔之晚矣。再比如，有些家长不珍惜孩子的无忧无虑，不断给他们施压，唯分数论，最终导致孩子厌学抑郁，后悔莫及。还有的子女不珍惜父母在世时的时光，不及时尽孝，等父母去世后后悔不已。

健康、亲情，是最不应该失去的，但很多人都忘了。只有等到失去后才知拥有时的可贵，但一切都回不去了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

“破万卷”与“挑一页”

□ 周云龙

南京一所中学“70后”校长王振利和年轻教师分享他的“读书故事”时，关键词只有九个字：曾经——没书读，后来——抄书读，现在——挑书读。寥寥数语，道出半生读书路。

“马上、枕上、厕上”，是欧阳修读书思考的“三上”；“心到、眼到、口到”，是朱熹阅读主张的“三到”。而王振利的“挑书读”，让今天的读书人眼前一亮，心头一动。

自古以来，我们被教导“读书破万卷”，而“读书挑一页”的做法，反倒更贴合当下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。书籍与资讯浩如烟海，如果不加以选择，很容易陷入同质化的认知循环，徒然消耗有限的注意力。

“挑”的底气，或许源于早年“没得挑”的磨砺。

“没书读”的岁月，书是生活里不期而遇的惊喜。那时的阅读，谈不上选择，遇见什么读什么，仿佛在黑夜里摸索前行，能碰到一盏灯就满心欢喜，浑然不知前方还有更广阔的天地。

“抄书读”的阶段，因为囊中羞涩，买书只是奢望，只要觉得“有用”或“有趣”，便一字一句认真抄录。那些笔记不只是文字的复制，更是贫瘠岁月里的精神储蓄。

真正的转折，是从“抄书读”到“挑

书读”。这个“挑”，其实不是挑剔，而是多年阅读积累后的清醒：知道自己的认知缺口在哪里，明白什么样的书籍能拓宽边界。阅读，从此不再只是“往脑子里填知识”，而是以书为镜，校准思想，在与作者的对话中突破固有的认知。

AI时代，资讯一搜即得，内容一键生成，还要不要读书？怎么读书？读什么书？王振利给出了一种回应：“没书读”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饥荒，“抄书读”是知识的原始积累，而“挑书读”，是让积累的知识“活”起来，带着思考与作者互动，在“读者的理解”与“作者的表达”之间碰撞，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思维骨架。AI时代，有效的深度阅读，不但培养判断力，更能塑造人的主体性。其目的不是对抗AI，而是与之形成有价值的对话。

有人说，一个人的气质里藏着读过的书、走过的路。而一个人的读书方式，同样也藏着“走过的路”。

读书，世界就在眼前；不读书，眼前就是世界。对今日时面对信息洪流的新生代而言，何必执念于“破万卷”？不妨尝试“挑一页”：让每一次打开，都成为一次有方向的探索；让每一次“挑读”，都成就一个更开阔的自己。

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扶不起的“阿斗”其实也爱读书

□ 赵柒斤

“三国”不仅讲了战争与谋略，也说了不少勤读书的故事，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“吴下阿蒙”和“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”，说的就是三国时期吴国一代名将吕蒙发愤读书学习的故事。

刘备的儿子刘禅也是一位善于读书学习的好同学。《三国志》记载，刘备给刘禅的遗诏中有一段话：“射君到，说丞相叹卿智量，甚大增修，过于所望，审能如此，吾复何忧？勉之，勉之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诸葛亮对射君称赞刘禅的智慧，射君又将赞辞告诉了刘备。刘备很高兴予以勉励。诸葛亮不是阿谀奉承之人，刘玄德也有知人之明，由此可见刘禅绝非鲁钝之人和“扶不起的阿斗”。

刘禅除了拜伊籍为师学习《左传》，还苦读诸葛亮亲自抄写的《申子》《韩非子》《管子》《六韬》等典籍。对于刘禅读书学习的成绩，诸葛亮在《与杜微书》有个评语：“朝廷年方十八，天资仁敏，爱德下土。”从处理军国大事、刘禅头脑始终非常清楚这点不难发现，刘禅读书达到了学有所用、学以致用境界。

譬如诸葛亮急于北伐时，他规劝说：“相安南征，远涉艰难；方始回都，坐未安席；今又欲北伐，恐劳神思。”诸葛亮死后，刘禅立即停止了空耗国力、劳民伤财的北伐，并严令蒋琬不可轻

易出手；为防丞相大权独揽重现，他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，主管政务；以蒋琬为大司马，主管军事，形成相权军权相互牵制的新格局。

诸葛亮对子、侄、外甥的管教很严格，按现在的话说，完全称得上是一位“鹰爸”。《三国演义》没提诸葛亮教育下一代的事，但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中却写了很多。

如他在一封《诫子书》中就这样说：“君子为人，总是以心静来修养自身，以俭朴来培养美德。不淡泊寡欲就不能使心志明确如一，不是内心宁静就无法达到高远的境地。”

在《诫外生书》中，诸葛亮也反复告诫：“志向应当高远，向先贤学习，抛弃琐碎的情欲，不要犹豫疑滞。”意思是说，如果志向不强毅、意趣不慷慨，只是忙忙碌碌地拘滞于俗务之中，默默无闻地为情欲所束缚，就只会使自己成为平庸下流的人。

由于家教严格，诸葛亮的儿孙都非常有出息，儿子诸葛瞻、孙子诸葛尚拒绝魏国名将邓艾劝降战死绵竹；另一个孙子诸葛京随才署吏，先为县令，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、后投靠晋廷、官拜尚书仆射的山涛极力举荐他，但诸葛京不为所动，最后凭自己的能力做了江州刺史……

——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

大师也会“心虚”

□ 陈鲁民

心虚，就是心里没底，对一些事情缺乏了解，然后就导致了对自己的不自信，没把握。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学无止境，天外有天。其实不仅读书不多、学识不丰的人也会心虚，有时连学富五车、博览群书的大师也会心虚。

曹操是军事大师也是文学大师，他写了一本兵书《孟德新书》，请四川客人张松过目。张松诈他说，这是战国无名氏所作，无啥新奇，川西小儿都会背诵。这一说，曹操就有点心虚了，因为他研读的兵书有限，又无法一一印证，心想莫非此书真与古人暗合？传出去可让人笑话。为了避免剽窃之名，就让人赶紧把《孟德新书》烧了。

欧阳修是文学大师，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当主考官时，读到苏东坡科举文章，激赏不已，但对文章中的“皋陶曰‘杀之’三”有些疑惑不解。他虽博览群书，却不知此说出于何典故，心里无底，就不敢妄加评论。后来专门请教苏东坡，答曰这事儿是杜撰的，但也并非凭空捏造，是学前人孔融。欧阳修非但没有责难他，反而大加赞赏：“此人可谓善读书，善用书，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。”

沈尹默是书法大师。早年，陈独秀看了他的书法作品后评价说：“你的诗做得很好，字则其俗在骨。”其时，沈尹默在书法界已是大名鼎鼎，自我感觉良好，陈独秀一席话，让他心虚了。因为陈独秀也是名噪一时的书法大家，那评价是中肯且有分量的。为了这个心虚，沈尹默又刻苦练习了几十年，苦心孤诣，宵衣旰食，终于做到了诗书俱佳，独步天下。1999年，《中国书法》杂志，经无记名投票，评选他为“20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”。

季羡林是语言大师、文学家、教育家。但他也是极有自知之明的，知道自己的长项和短板，因而对媒体和读者奉送的各种桂冠十分清醒，不肯一一笑纳。他曾公开声明：一辞“国学大师”之誉说。二辞“泰斗”之评价。三辞“国宝”之定位。他说：“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，大有人在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竟独占‘国学大师’的尊号，岂不折煞老身！”这既是“心虚”之论，更是“虚心”之为，堪称高风亮节。

人非圣贤，没做过的事，没经验的工作，没明白的学问，不熟悉的道路，不现实的评价，都会让人心虚，这很正常。在心虚之后通过主观努力，知难而进，补齐短板，增益其所不能，迎头赶上，把心虚变成心实，才是大师与众不同之处。他们固然也有短板，也会心虚，但绝不会就此止步，自欺欺人，而是想方设法补齐短板，填补空白，让心虚之处充实起来，让残缺之处完整起来。

——摘自《京九晚报》

